荆棘鸟儿

汪 芳

传说中有那么一种鸟儿，叫做荆棘鸟。说的是，从它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，就在寻找着荆棘树，直到如愿以偿，最后歇息下来。它的一生只歌唱一次，那歌声比世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。而原先，我并不相信。

那时候,我刚从医学院校毕业，常常去急诊室值班，也就是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一定要在旺盛的精力和体力下，随时处理突如其来的病患。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医生，我还是踌躇满志。

遇到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，小毛小病的人大多不会来就诊；只要是来的，一定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一类。

深秋的一个夜晚，已是凌晨一点左右，救护车急促的鸣笛声伴随着雷雨闪电声。一个中年男子直奔到值班的诊室，那个男人大约50多岁的样子，高大帅气，戴着黑框的眼镜，轮廓分明的四方面孔有着明显的书卷气。还没有等我开口，他就告诉我：医生，我的老父亲快不行了，我们不是来看病的，按照老人的嘱托，是来做捐献的。

老人已是90多的高龄，是复旦大学资深的教授，除了早年留学英国的数年时光，他一辈子都居住在茂名南路石库门的旧楼。近些日子，老父亲总是说在一楼那甬道的尽头光线幽暗的厨房间，又看到他的母亲烧着精致的小菜，总是悄悄地招呼着他先来尝一口；尝好了菜，母亲定会会心一笑，那是他和母亲恪守着的不言而喻小秘密；那弯弯曲曲的木楼梯夜晚总会发出吱吱咿咿的响声，一如当年八个兄弟姐妹在那里嬉戏奔跑的身影闪现。也时常梦见大哥迎亲时熙熙攘攘的来客；看到小妹远嫁时和父母离别含泪的模样。这些虽都是父亲的幻觉，却是他魂牵梦萦的亲人和生活。

这许多年，石库门居住的街坊邻居陆续搬离；老伴儿走了、老兄弟老姐妹们走了，连一起住在石库门的老朋友都走了，他行影孤单。他选择了不吃不喝，嘱托的最后愿望就是，把自己尚存的身体全部捐献出来；角膜可让盲人重见光明；脏器移植可以拯救那些濒临死亡的病人。

担架上抬下来的是一个非常瘦弱的老人，满头的银丝，双目紧闭，嘴唇微微张开着，呼吸已经十分微弱，神态却是异常地安详。他穿着崭新白色的长衫和一套极其考究的黑色的礼服，似乎要去参加的是一场盛宴或是等待着他的新娘归来。

我知道，如此年迈而衰弱的躯体如同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，难以重燃和延续年轻人的生命。

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和对于老人的尊重理解，我还是拨通了医院行政部门的电话，回复的结果却是相关的职能部门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上班。

急诊室的门口有一个长长的走廊，雨天的深夜显得尤为寂寥。我不时穿梭在长廊上，去看护照料那些留观的危重病人。那个中年男人就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一语不发，黑框的眼镜里，那深邃而坚毅的眼睛似乎凝视着什么，任凭雨水从他的头上滑落到那轮廓分明的脸上；也任凭黑夜湮没着他的沉默。我走过他的身边，特别想宽慰他几句，那时的我着实稚嫩，竟然找不出一句话来。

东方已经有一些泛白，我推开窗户，雨慢慢停息下来，树叶不再风中摇曳，满地落英缤纷。据说，这个时候，正是天使带着即将离世的人和亲人们道别的时候。我仰望天空，听到了荆棘鸟儿的歌唱，在生命最后的时刻，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了歌喉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。

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，曲终而命竭。然而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聆听着。

松下草庐 （中国画） 邬敏敏

桂花雨

王琪森

桂花，是时序的明信片，也是秋天的花之神。

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月桂，把这个成熟的季节点缀得璀璨瑰美。而那馥郁雅逸的清香，更为这丰收的时光，增添了温馨浪漫与诗情画意。记得宋之问有咏桂名句：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”可谓是写尽了桂花独占三秋压群芳的风韵神采。

前不久，赴太湖之滨的东山作赏桂之旅，一路花影相伴，幽香相随，领略了“新桂如蛾眉，秋风吹小绿”的明丽景色。特别是当我们在著名的雕花楼门前刻有“鸿禧”的影壁旁等待进门时，突然一阵金黄色的米粒般的花雨从天而降，而且相当密集，随之香气四溢、酣畅扑鼻，荡涤了空气中的尘埃，散发出清澈甘醇的芬芳。呵，这可是桂花雨！原来在影壁前栽有两棵高大的桂花树，上面缀满了一簇簇金粟般的桂花，随着秋风拂过，一阵阵的桂花雨从天而降，在明净的秋阳映照下，弥漫出金子般的华贵光泽。我们尽情地沐浴着这有些奢侈的桂花雨，呼吸着使人陶醉的花香，让桂花撒满我们的衣襟，个个成了“桂人”。桂花在民间有“仙客”之称，其花语是崇高、贞洁、荣誉、友好和吉祥的象征。纷纷扬扬的桂花雨使人秋兴倍增，心旷神怡。由此想起古时人们曾把金榜题名称为“折桂”。

与桂花雨的第二场邂逅是在湖光山色、花径曲桥、楼阁水榭的启园，又名席家花园。当年康熙皇帝下江南扬帆太湖时，就在此花园的御码头离舟登岸，也正是这样一个八月桂花遍地香的时节，面对着“兰风桂露洒幽翠”的美景，龙颜大悦，欣然提笔“虫二”，即将风月二字的外框去掉，意谓“风月无边”。

而今皇家的御笔早已是蒙上了岁月的包浆，而园子里的桂花依然开得缤纷绚丽。当我们漫步在一堵花墙边时，一阵阵相当浓烈而醇厚的桂花香袭来。闻香而去，嚯，原是在一棵粗壮的金桂树下，积压着厚厚一层桂花，一片黄澄澄的如碎金。“哗”，随风起处，又抖落了一阵密集的桂花雨。我们大家俯身下蹲，用手捧起一堆堆桂花，芳香沁人心脾，金色染遍衣衫，使我们的这次赏桂之旅进入了高潮。遥忆当年那个写了“山寺月中寻桂子”的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，曾将杭州天竺寺的桂树移植到姑苏。如今这棵桂树是不是天竺寺桂的后裔已不得而知，而它的花颜清芳却把“忆江南”的幽香流传至今。

相遇桂花雨的确是令人兴奋，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佳运。在人生的行旅中，人们常遇杏花雨、梨花雨、桃花雨及最多的樱花雨，粉白嫣红、落英缤纷，群芳斗艳、花朝竞秀。记得那是在上海南汇的桃园，惠风和畅，桃花雨漫天飞舞，把天地间渲染得一片绯红，甚至脚下的纤陌田梗都化作了红泥。还有就是在日本京都清水寺的大殿平台上，满山的樱花开得如火如荼，那随风而起的樱花雨，满目红艳，芬芳烂漫。然而无论是桃花、杏花，还是梨花、樱花，花雨过后，似乎总给人以一种红颜易逝、春光易老的惆怅乃至伤感。因此民歌《樱花》的最后是：“去看花！去看花！看花要趁早！”但是桂花雨给人的感觉却是迥然不同，由于桂花开得密密匝匝、朵朵相连，其花瓣细如米粟小而坚实，极有质感。所以，桂花雨给人的感觉是丰收、是馈赠。而且桂花落下后，可以做桂花蜜、酿桂花酒、打桂花糕等。即使在月中吴宫劳作的吴刚，也是捧出桂花酒来款待客人，桂花雨赐人的是欢庆和喜悦。难怪二千多年前的那位大诗人屈原也以昂扬激越的笔调在《离骚》中写道：“援北斗兮酌桂浆……奠桂酒兮酌椒浆。”

凋谢的青春果实

邵毅平

我初次接触《欧根·奥涅金》，是在“文革”期间。那时候的情形众所周知，简直是一片文化沙漠。一天，有同学借给我一本既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的旧书，前面有一帧普希金的肖像，一帧列宾画的彩色的决斗图。我知道这就是我想望已久的《欧根·奥涅金》了，心里不禁一阵激动。

那天晚上，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。但放下书本，却再也无法入睡。那厌倦了生活的奥涅金，那美丽痴情而又孤独不幸的达吉雅娜，那单纯善良的连斯基，那热烈可爱的奥丽嘉，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那些美妙动人的诗句，像音乐般地在我的脑海中回旋。我披衣而起，推开窗户，庭院里月光皎洁，树影婆娑。达吉雅娜向奥涅金倾吐爱情的场面，仿佛就在眼前……这是我读书生涯里许多激动而又痛苦的夜晚中的一个，留在我的记忆里，再也抹不掉。

有人说，青春时代读过的书是最美好，最难忘的，因为那时候情感丰富，感受敏锐，对生活和人生充满了幻想，充满了信心，所以最容易受那些好书的影响，留下动人的回忆。我觉得的确是这样。那本《欧根·奥涅金》，已经和我的青春时代连在了一起。近些年来，有好几种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新译本在书店里出现，我一一读过，觉得都是些很好的译本。然而，心里总不免有些失望，因为它们不是曾经在我那不幸的青春时代给过我慰藉的那个译本，这些译文我一点都不熟悉。

前些日子，在学校阅览室的新书架上，我忽然发现了《欧根·奥涅金》，凭藉它那与众不同的书名，我就预感到它就是我所读过的那个译本。我打开书，那些熟悉的诗句与题词一下子跳入我的眼帘：“我不想取悦骄狂的人世/只希望博得朋友的欣赏”，“这是凋谢的青春的果实/里面有冷静的头脑的记录/和一颗苦涩的心灵的倾诉”，“活得匆忙/来不及感受”，“别了/如果是永远地/那就永远地/别了”……噢，就是它了！我轻轻地抚摸着它，那过去了的青春时代，仿佛又隐隐约约地在我眼前重现。

仅仅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“文革”中我所读过的那个缺头少尾的译本的译者，是普希金作品有名的翻译者查良铮，而他，正是在“文革”中去世的。

魔笛

苏剑秋

要想知道莫扎特与萨尔茨堡的渊源，那么到达奥地利，去一趟这座中欧最大、也是保护最完整的古城是最好的选择。在那里你会了解一个音乐神童的青年时期的困惑和不公、莫扎特的成功与家乡的不解之缘。歌剧《魔笛》为他赢得声誉。

那天晌午，我们一行沿着萨尔查赫河来到被群峰环抱的古城，那种天空弥漫着音乐气息的遗韵牢牢扣住了每位音乐爱好者的神情，呵！这就是曾经心仪已久的圣地。这条多瑙河的支流自东向西北斜穿过市区，把整个萨尔茨堡分成新老两个城区，走过马卡特桥朝东来到了邓卡特广场，人流来来往往。寻着8号门牌的莫扎特故居，曾经在这里生活创作了8年之久的莫扎特，度过了据说是他并不怎么不愉快的岁月。莫扎特在这所气派不凡的寓所里完成了许多重要作品，如被称为萨尔茨堡协奏曲的5部小提琴协奏曲、著名的《C大调“加冕”弥撒》等等。来到后门庭园，绿树成荫，几张咖啡桌，一个古旧水龙头特别显眼，清泉嘀嗒悦耳，那种优雅太美了。于是，又来到了莫扎特的出生地。

在萨尔茨堡老城区的格特赖德街9号，看见了一幢三楼橘黄色公寓。莫扎特从出生在这里住了整整十七年，也是他一生中最为愉快的光阴。这里陈列了音乐家少年风华，古钢琴创作手稿，莫扎特拉过的小提琴等等。仿佛把人们拉回了那时代的背景音符中，去体验那时的社会风貌。萨尔茨堡处处是莫扎特的身影，这里每年都举办萨尔茨堡国际音乐节。除了莫扎特铜像常年雄踞于广场中心，音乐节雕塑前几年也落成于广场一侧花团锦簇中。莫扎特把生命的最后十年留在了维也纳，当然与萨尔茨堡时任大主教柯罗雷多伯爵的恩怨的关。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，对莫扎特的辉煌成就而言，只是一段插曲罢了。

欧洲的夕阳总是来得很晚，登上修道士山去拜谒霍恩萨尔茨堡。远处阿尔卑斯山层林尽染，古城风韵尽收眼底，城中穿梭来往的橘黄色有轨电车，教堂的钟声伴随着电车叮当声，像有节奏的音符拨弄着，若隐若现的莫扎特两处旧居不时在眼前掠过。古堡是萨尔茨堡的象征，漫步在古堡山中小道，环顾四周，少了城中喧嚣，多了一份静谧。背景音乐从房子、林间及小道旁传出。哈哈，正是熟悉的莫扎特经典单簧管五重奏，与眼前的景色竟如此相融……

长毋相忘

陆加梅 作

竹林“雅室”

周小兰

小时候拥有的第一本书，是在外地当兵的舅舅，回家探亲时送给我的一本《故事会》。书的封面是泛旧的土黄色，上面“故事会”三个黑色大字立体而夺目，底下一副笔法抽象的人物图勾勒得很是生动。我欣喜地接过，低头轻轻嗅了嗅那淡淡墨香，心都醉了。

那时候家里的房子还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，分家分到的两间旧瓦房，一间用布帘子隔断做父母和我的卧室，另一间里面做灶房，外面做饭厅，还有依房搭建的一个杂物间，里面凌乱地堆满了农具箩筐。平时我写作业也都是在吃饭的方桌上匆匆而就，更不用说能有个安静的空间来读书了。

屋旁有片小竹林，林子里有一墩废弃的石磨。我找了几块旧木板，几根家里搭猪圈时废弃的木头柱子，要父亲给我做了个简易的书桌，搁在那块被泥土浅掩的石磨前。就这样，幽静的竹林变成了我的露天书房。想千方百计从别处淘来借来的书，只要一得手，马上钻入林子，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。

春天，竹林里的小野花簇簇绽放，嗅着淡淡花香，读着心仪文字，心旷神怡；夏天，烈日炎炎，蝉鸣声里，拎一壶甘澈的山泉水，从菜园里砍了根甜杆，一边嚼着一边随手翻动书页，竹绿猗猗，一片清凉意；秋天，林子里铺满落叶，秋日的阳光从萧瑟的树梢间投射到文字里，带着清寒的暖；到了冬天，父亲说什么也不准我再在竹林里读书了，怕我坐久了生冻疮。在有太阳的日子，我还是会拿本书，把自己用厚厚的棉袄和围巾裹严实了，捧着母亲刚从火坑里刨出来的红薯，拿了本书一溜跑到竹林里。

有一次，我手捧一本从同学家借来的《三侠剑》，伏在桌上看得津津有味。当看到“蒋伯芳棍扫萧金台”一节时，我情不自禁地猛一拍桌子，大声喊道“好！”

突然，桌子咔嚓一声，倾斜着朝前，我一个收势不住，也跟着扑倒在了地上，半个红薯滚出老远。原来这木板本就风化老旧，只是用几颗钉子衔接固定住，我身体重心都倚靠在上面，钉子受力不住，一下就散架了。我灰头灰脸地找到在地里干活的父亲，父亲一看我狼狈的情状，扑哧一下笑了起来。

后来，父亲去山上砍了几棵树，拿出他的木匠工具，用了一天时间给我重新做了张书桌，上面还有个小抽屉，里面可以放些笔和小本子之类的，有时读书生出某些感悟，我便会随手记录下来。遇到下雨，父亲就会帮我把书桌搬到杂物间，以免被淋湿发霉。

童年的阅读时光就在这竹林里度过，后来离家求学工作，努力拼搏，在城里买了房子，终于真正意义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。可是，满橱的书，干净整洁的环境，我却再也找不到竹林书房里读书的那种乐趣。

周末回老家，在菜地里干活的父母已是秋霜满鬓，屋旁的那片小竹林也早已绿荫参天。勤劳的母亲把林子打扫得很是干净，那张书桌，早已在后来家里修房子时被拆散送进了灶炉。只有那墩大石磨依旧在，历经风吹雨打，表面有了更深的岁月斑驳。

正坐在上面黯然神伤，一双皴裂苍老的手出现在我面前，手里，有一本泛黄的旧书。我抬头，看见父亲温暖的笑脸，一如他身后的秋阳般，绚烂美好。

十日谈

我的书房

圣诞节，她收到一份惊喜的礼物。请看明日本栏。